

儿女英雄传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全书四十回。作者文康。小说叙述了清康熙、雍正年间，安骥因父亲被河工总督陷害，不远千里，持银往救。途经能仁寺遇难，幸逢侠女十三妹相救得免，困在寺中的张金凤也同时脱难。十三妹作媒，安、张二人结为夫妻。后十三妹也嫁给了安骥。

《儿女英雄传》历来最为人称道的是小说的语言。它以流畅、纯净、优美的文辞，依照评书人的口气进行描写，绘事状物，有声有色，意在传神。尤其是运用漂亮、活脱、挥洒自如的北京口语、俚俗民谚，肆意畅达，活灵活现。小说的武功描写，以细腻见长，惊险、精彩。

《儿女英雄传》以独特的风姿立于清代文坛花苑之中，它不仅是“儿女英雄”小说的优秀之作，在一般的社会言情小说中，它也是佼佼者。

目 录

儿女英雄传(上)

第十五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2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	23
第十七回	隐名姓巧扮作西宾 借雕弓设计赚侠女	42
第十八回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	64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变幻重重从容救死	83
第二十回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安龙媒持服报恩情	103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买犊卖刀 隐语双关借弓留砚	119
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142
第二十三回	返故乡婉转依慈母 图好事娇嗔试玉郎	161

第十五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上回书讲的是安老爷来到褚家庄，探着十三妹的消息，正和褚一官闲话，听说邓九公回来了，早见那褚一官慌作一团，同了华忠并众庄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爷心里想道：“这邓九公，被他众人说得那等的难说话，不知到底怎生一个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说着，依然戴上那个帽罩儿，走角门，隐在门后，向外窥探。恰好那邓九公正从东边屏门进来，只见他头戴一顶自来旧窄沿毡帽，上面钉着个加高放大的藏紫菊花顶儿，撒着不长的一撮凤尾线红穗子；身穿一件驼绒窄荡儿箭袖棉袄，系一条青绉绸搭包，挽着双股扣儿垂在前面；套一件倭缎镶沿，加镶巴图鲁坎肩儿的绛色长袍，对开长袖马褂儿，上着竖领儿，敞着钮门儿；脚下一双薄底儿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来高，一张肉红脸，星眼剑眉，高鼻子，大耳朵，颌下一部银须，连鬓过腹，足有二尺来长，被风吹得飘飘然掩着半身；虽说八十余岁的人，看去也不过六旬光景。他一手搓着两个铁球，大踏步从庄门上，就嚷进来了。只听他一面走，一面说道：“你们这般孩子，也忒不听说，我那等嘱咐你们，说我这几天有些心事，心里不自在，亲友们来，凭他是谁都回他说我不能接待；等闲的人，也不必让进来。你们到底弄得车辆牲口的围了一门口子，这是怎么个原故？姑爷，真个的你住在这里，就是

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一个钱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连忙答说：“老爷子，这又来了，这话叫人怎么搭茬儿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说句话谁敢不听；只因今日来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儿面上来的，亲戚礼道的，咱们怎么好不让人家进来喝碗茶呢？”那邓九公道：“哦，舅爷面上来的；舅爷到这里，我邓老九没敬错啊！谁家没个糟心的事，难道因为舅爷，我还说不得句话吗？不是我说句分斤较两的话咧，舅爷有甚么高亲贵友，该请到他华府上去。偏要趁这个当儿热闹我，是个甚么讲究？”华忠一听，想：“不好了，这是冲着我来了。”因赔笑道：“亲家爹，你老人家听我说，要是我平日的认得这等一个寻常人，我断不肯请他进来；只因他是个主儿，你老人家有什么不高明的？”那邓九公听了，把眉毛一拧，眼睛一眨巴，说：“什么行子主儿？谁是主儿啊？我邓老九公是天地养活的，受的是父母的骨肉，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儿，谁是主儿呀！那主儿卖几个钱儿一个？”褚一官是怕安老爷听着不雅，忙拦道：“你老人家这句可不要。”邓九公见他如此说，便丢下华忠，向着他道：“哦！我错了。露着你们先亲后不改，欺负我老迈无能，这么着，不信，咱们爷儿们较量较量。”说着，挽起那宽大的马褂儿袖子来，举拳就待动手。”

老爷从门里看见，说：“这一动手，可就不成事了。”连忙跑到跟前，深施一躬，说：“九公老人家，且莫动手，听晚生一言告禀。”那邓九公正在挥拳，忽见一个人从西角门儿里出来相劝，定睛一看，只见那人穿一件老脸儿灰色三朵菊的库绸儿棉袍，套一件天青荷兰羽缎厚棉马褂儿，卷着双金鼠袖儿，头上罩着

个兰毡子帽罩儿，看不出甚么帽子，有顶戴没顶戴来。他提着拳头看了一眼，便问褚一官道：“这又是谁？”华忠恐他说别的，连忙说：“这就是我们老爷。”安老爷连喝道：“你这个人好强！怎么还这等说法！”因对邓九公道：“晚生是从此路过，遇见我们这姓华的，因此才见着这位褚一官，提起来知道九公也在这里。晚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要想拜见拜见。他两个是再三相辞，却是晚生一时不知进退，定要候着，瞻仰尊颜，这事却与他两个无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烦，晚生立刻告退，断不可因我外人，坏了自己的骨肉情分。”说罢又是一躬。

那老头儿见安老爷这番光景，心里先有三分敬意，说：“且住，我也曾闻着我们这舅爷，跟的是个官儿；这么着，尊驾先通个姓名来我听听。”这个当儿，他一只手，只管得儿楞楞、得儿楞楞的搓着那副铁球；那一只拳头，可就慢慢的搭拉下来了。安老爷见问，便说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学海。”说了这句话，只见他两眼一怔，哈了一声，说：“你叫安学海，你莫非是作过南河知县，被谈尔音那厮冤枉参了一本的安青天安太老爷吗？”安老爷道：“晚生却是作过几天河工知县，如今辞官不作了。”那邓九公听得，把手一拍，便对着众人道：“我说你们这班孩子，紫嘴子一抹汗儿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么了，老爷子？”邓九公睁着那大眼睛道：“这位安太老爷的根基，你们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脚底下的从龙世家，在南河的时候，不肯赚朝廷一个大钱，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这是一。再说我是淮安府根生土长，他作那里的知县，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

下,人家到了咱们家,就好比那太阳爷照进屋子里来了,怎么着你们连个大厅也不开,把人家让到那背脊儿里去?这都是你们干出来的。”褚一官一听,心里说:“得了,够了我的了。”忙说:“我们不行哟,还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说着,暗地里和那些庄客挤眉弄眼说:“走哇!咱们收拾大厅去。”

邓九公这才转到下手,让安老爷大厅待茶。老爷才把帽罩子摘了递给华忠,进了屋子。那邓九公连忙把那副铁球揣在怀里,向安老爷道:“老父母,子民邓振彪叩见,可恕我腰腿不济,不能全礼。”说罢,打了一躬。老爷顶礼相还。老爷此时,早看透了邓九公是个重交尚义,有口无心,年高好胜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见你这番英雄气概,况又这等年纪还是这样精神,真是名下无虚!我安某得见这般人物,大快平生,我这里有一拜。”说着,借着还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邓九公连忙趴下还礼不迭,说:“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邓振彪的草料!”还了礼,一面把那大巴掌拿住老爷的胳膊,那只手架着膈肢窝,搀了起来,看他那起跪比安老爷还来得利便。老爷起来,又对他说道:“我们先交代句话,这父母官、子民的称呼,原是官场的俗套儿,请问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个真对得住百姓,作得起个民之父母;况且我又是个下场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空门,要一定这样的称呼,倒觉俗气。就论岁数,也比我长着三十余年,如不见弃,我今日就认你作个老哥哥何如?”邓九公听了,喜出望外,口里却作谦让,说:“这可不当。老父母,你是什么样的根基?我邓老九虽然痴长几岁,算得个什么,也好妄攀起来!”老爷道:“快休说这话。你

我丈夫行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着，早又拜了下去。邓九公也忙着平磕了头，起来拉了老爷的手，哈哈大笑道：“老弟，这实在是承你的错爱。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岁，再三年平九十岁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什么走了个大半子，也交了无数的朋友。今日之下，结识得你这等一个人物，人生一世，算不白活了。”说着，只乐得他手舞足蹈，眼笑眉开。褚一官等在旁看了也自欢喜。邓九公便对褚一官道：“这咱们恭敬不如从命，过节儿错不得。姑爷，你也过来见见你二叔。”一官连忙过来，重新行礼。老爷拉起他来。

这个当儿，华忠抖机伶儿，拿了把绸掸子来，给老爷掸衣裳上的土。老爷笑道：“这不好劳动舅爷呀！”把个华忠吓得一面忍笑，一面掸着土，说道：“这里头可没奴才的事。”安老爷因命他道：“你把大爷叫来。”邓九公道：“原来少爷也跟在这里。你们旗下门儿里都叫阿哥，快请，快请。”安公子在那边，早晓得了这边的消息，听见老爷叫，便带了戴勤、随缘儿过来。安老爷指了指邓九公，向公子道：“这是九大爷，请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请了个安，喜得个邓九公双手敬捧起他来，说：“老贤侄，大爷可和你谦不上来了。”又望着老爷说：“老弟，你好造化，看这样子，将来准是个八抬八座罢咧！”

那时褚一官便用那个漆木盘儿，又端上三碗茶来。老头儿一见，又不愿意了，说：“姑爷你瞧，怎么使这家伙给二叔倒茶？露着咱们大不是敬客的礼了！有前日那个九江客人给我的那御制诗盖碗儿，说那上头是当今佛爷作的诗；还有苏州总运二府送的那个什么蔓生壶，和咱们得的那雨前春茶，你都拿

出它来。”褚一官答应着，才要走，老爷忙拦说：“不用这样费事，我向来不大喝茶，我此时倒用得着一件东西，老哥哥莫笑我没出息儿，还只怕你这里未必有。”邓九公听了，怔了一怔说：“老弟，难道拿着你这样一个人，吃鸦片烟不成？”老爷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别无所好，就是好喝口绍兴酒，可不知你老人家这里有这东西没有？”邓九公见问，把两只手往桌子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探，说：“怎么说，老弟你也善饮？”老爷道：“算不得善饮，不过没出息儿贪杯。”邓九公道：“哦，哦，哦，给我听听，也能喝个多少呢？”老爷道：“从前年轻的时候，浑喝也不大知道什么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过二三十斤也就露了酒了。”邓九公听了，乐得直跳起来，说：“幸会，幸会！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见这等一个知己！愚兄就喝口酒，他们大家伙子竟跟着嘈闹，又说这东西怎么犯脾湿，又是什么酒能合欢也能乱性，那里的话呢！我喝了八十年了，也没见它乱性？你看那喝醉了的，他打过自己、骂过自己吗？这都是那没出息儿的人不会喝酒造出来的谣言。”说着，便向褚一官道：“既这样，不用闹茶了。家里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个大花雕吗？今日咱们开它一坛儿，和你二叔喝。”褚一官说：“拉倒罢！老爷子，你老人家无论叫我干什么，我都去。独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动它，回来又是怎么晃瓢了，温毛了，我又不会喝那东西，我也不懂，我缠不清。等我找了你家的女孩儿来，你老自己告诉她罢；再者，二叔在这里，也该叫她出来见见。”邓九公说：“这话倒是，你就去。”

原来褚大娘子，虽是那等和安老爷说了，也防她父亲的脾

气靠不住,正在窗后暗听。听见如此说,便出来重新见过。因说道:“这些事,都不用老爷子操心。我才听得,老哥儿们一说就这样火热,我都预备妥当了。再说既要喝酒,必要说说话儿,这里也不是讲话的地方呢。一家人罢咧,自然该把二叔请到这里头坐去。再这天也不早了,二叔这等大远的来,难道还让他别处住去?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两天。你老人家要有事,只管去,家里横竖有人照应。”邓九公道:“是呀,是呀!得亏你提神我。”因道:“咳!老弟,一个人上了两岁数,到底不济了;我如今全靠我们姑奶奶。你就依着她住几天,我们痛痛的多喝两场。”

安老爷听了,料这事也得大大的费一番说词,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只是打扰了!”说着,便命家人把车子牲口打发了,行李搬进来;即同邓九公进去,先到了正房。原来那正房,却是褚一官夫妻住着,只见屋里也有几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几件簇新的陈设,只是摆得不伦不类,这边桌子上,放着点子家伙吃食;那边桌子上,又堆着天平、算盘、帐本子等类。邓九公道:“他这里闹得慌,咱们到我那小屋儿里坐去。”便让老爷出了正房,从西院墙一个屏门过去,只见当门竖着一个彩画的影壁,过了影壁,一个大宽展院落,两棵大槐树,不差什么就遮了半个院子,也堆着点子高高矮矮、不成纹理的山石;也种着几丛疏疏密密、不合点缀的竹子;又有个不当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间,也都安着大玻璃。一进屋门,堂屋三间,通连东西两进间。邓九公便让安老爷在中间北床坐下,公子在靠南窗坐下。褚大娘子张罗着,

倒了茶,便向邓九公道:“把咱们姨奶奶,也叫出来见见,也好帮帮我。”邓九公道:“姑奶奶罢呀!没的叫你二叔笑话。”褚大娘子道:“二叔很不笑话,我们也不可笑。”因说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亲只养了我一个儿,我又没个弟兄,巴不得多一个亲人,再说我父亲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的服侍总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儿,所以说给他老人家弄个人。他老人家瞧了几个,都不中意,到后来瞧见这一个,因她是我们淮安人,才留下了。虽说是没怎么模样儿,绝好的一个热心肠儿,甚么叫闹心眼儿掉歪,她都不会;第一是在我父亲跟前服侍得尽心,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她来,二叔瞧瞧。”安老爷说:“好极了,也必有这等一个人服侍,我倒得见见我们这位如嫂。”褚大娘子听了,便自己向西间去叫她。还不曾走到跟前,只听见那帘子吧搭一声,就出来了一个人。

安老爷在堂屋上首向西坐着,看得逼真。见那人约略不上三十岁,穿着件枣儿红的绛色棉袄,套着件桃红衬衣,戴着条大红领子,挽着双水红袖子,家常不穿裙儿,下边露着玫瑰紫的裤子,对着那一双四寸有余的金莲儿,穿着双藕色小鞋子,颜色配合得十分匀称;手上带着金镯子,玉钏叮当作响,镯子上还拴条鸳鸯戏水的杏黄绸手巾;头上簪儿珠桃,金翠争光,簪儿边还配着根猴儿爬杆儿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装点鲜明。褚大娘子看了问道:“今日甚么事,这么打扮着?”只听她笑道:“说有客来了么!我说着老爷子叫我见呢。”褚大娘子说着,又望她胸前一看,只见带着獬豸也似的一大嘟噜,因用手拨弄着,看了一看。原来胸坎儿上,戴着一挂伽楠香的十

八罗汉香珠儿，又是一挂肉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挂紫金锭的葫芦儿，又是一挂肉桂香的手串儿，又是一个苏绣的香荷包，又是一挂川椒香荔枝，余外还用线络子络着一瓶儿东洋玫瑰油，这都是邓九公走遍各省给她带来的。这里头，还加杂着一副缕金三色儿一面檀香怀镜儿，都交代在那一个二钮儿上。褚大娘子看了说：“我的小妈儿呀，你可坑死我了。怎么好好歹歹的都戴出来了？”她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儿的么！叫我丢下那件子呢？”褚大娘子笑道：“怪香儿的，就该都搬运出来么？跟我来罢！”说着，又给她拉拉袖子，整整花儿。临近了，安老爷又细看了看，却倒是漆黑的一头头发，只是多些，就鬓角儿边，不用梳鬓头，那头发便够一指多厚；雪白的一个脸皮儿，只是胖些，那脸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脱儿一块凉粉儿；眉眼不露轻狂，只是眉毛眼睫毛重些；鼻子嘴儿，倒也端正，只是鼻梁儿塌些，嘴唇儿厚些；此外略无褒贬，更加脂香粉腻，刷的一口的白牙，把个邓九公疼得望着她，眼睛乐得没缝儿，口笑得合不拢来。只见她将到跟前，就奔向安老爷去了。邓九公道：“你来，等我告诉你，这位安二老爷，人家是在旗的世家，因为瞧得起我，才和我结了弟兄！……”才说到这句，她便道：“他是二叔哇！”九公道：“这又来了，到底是谁二叔啊？你见了，得称他老爷。”她听了便说道：“哦！老爷哪！那么请安。”说着，扎煞着两只胳膊，直挺挺的就请了一个单腿儿。邓九公道：“你还是拜拜不错了，怎么又闹个安呢？”她道：“老爷么，不请安？”安老爷也连忙站起来，还了个半揖，说：“很好，这位姨奶奶生得实在厚重，这是个多子宜男的相貌。”九公道：“老弟，

不要这等称呼,你就叫她二姑娘。”老爷便呕九公道:“这样听起来,只怕还有位大如嫂呢!”她又接上话了,说:“没有价,就我一个儿,我叫二姑。”褚大娘子笑说:“二叔听我们是没心眼儿,不是有什么说甚么?”一句话没说完,她早趑身走了。褚大娘子说:“怎么走了?我还有话呢!”她道:“姑奶奶等着,我就来。”只见她去不多会儿,从屋里装出一袋烟来,那烟袋足有五尺多长,安着个七寸多长的菜玉烟袋嘴儿,那烟袋嘴儿上打着一个青线算盘疙瘩,烟袋儿上还浪挑着一个二寸来大的红葫芦,烟荷包里面却不装着烟,烟是另搁在一个筐箩儿里。只见她一面嘴里抽着,走过来,从她嘴里掏出来,就递给安老爷说:“老爷,抽烟儿呀!”安老爷忙着欠身说:“我不吃烟。”她说:“不是湖广叶子呀,是渣头哇,里头还有豆蔻皮儿哩。”老爷说:“我是不会吃烟。”她便说:“一袋烟可惜了,不,姑奶奶抽罢。”褚大娘子道:“我可要不上爹那杆长枪来。你先搁下,我告诉你话,酒果子我那边都弄好了,回来我在那边招呼着送过来,你可在那里好好儿的张罗张罗!那几个小行子靠不住。”因问:“黑儿他们都哪里去了?”只听答应了一声,进来了一顺儿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一个漆黑,一个大胖,一个奇丑,一个多麻,就叫作黑儿、胖儿、丑儿、麻儿,原是那九公家的四个村童,和这位二姑娘,要算这老头儿的一分随从,离不开的,所以到女儿家住着,也带了来。

当下,褚大娘子又嘱咐了四人几句,早有几个小脚儿老婆子,送过酒果来。褚大娘子便和安公子道:“请大爷到我们那院里,我张罗他去罢!我瞧他在这里怪拘束的。”安老爷先道:

“很好，你就跟了大姐姐去。”因说：“你也过来见见姨奶奶。”公子只得过来作了个揖，那姨奶奶也拜了一拜，笑道：“好个少爷！长得怪俊儿的。”褚大娘子道：“哟！你怎么这些话哟？”她又道：“姑奶奶，你只说我爱说话哩！你瞧瞧他那脸蛋子，有红似白儿的，不像那娘娘庙里的小娃娃子么？”邓九公、褚大娘子听了，都呵呵大笑，连安老爷也忍不住笑起来，倒把个公子臊了个满脸绯红，便同了褚家娘子过那院去了。读者！切不可把这位姨奶奶，误认作狎邪一路。自天地开辟以来，原有这等混沌未凿的人。世间除了那尽忠、纯孝、大义、苦节四项人，定可至诚格天之外，惟有这混沌未凿的人，最蒙上天爱惜，无不富贵寿考，安乐终身。他绝不得有那红颜薄命、皓首无依之叹；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更上一层，真真令人起忻起羨也！

却说这里摆下果菜，褚一官也来这里照料了一番去后，邓九公便取出一对大杯，同安老爷高谈畅饮起来。那安老爷酒在肚里，事在心里，暗暗盘算说：“这老头儿虽说粗豪，却是个久经世故的，须是不露一点芒角，才得引出他的真话来呢。”酒过三巡，恰好那邓九公问起老爷的官场来。他道：“老弟，你方才说如今辞官不作，我听得我们淮安亲友们来说，那谈尔音被御史参了一本，朝廷差了一位甚么吴大人来，把他拿问，老弟你官复原职了。我想老弟你这年纪，正好给朝廷出力，为甚么倒要告退还乡？再说还乡，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从这条路来呢？”安老爷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读书，才巴结作个知县，不上半载，便经了这等意外的风波，大约官途的

味儿不过如此,不如退归林下,遍走江湖,结识几个肝胆英雄,和他杯酒谈心,倒是人生一桩快事。”

邓九公听到这里,不由得端起杯来,一饮而尽,又伸了一个大拇指头说道:“高!”老爷便接着往下说道:“至于来此,却原为小儿出京的时候,这华忠一路跟随,病在店里,及至小儿到了淮安,久不见他南来的消息,此番走到这路,想这褚一官壮士,正是他的至亲,寻着一官一问,便知端的。因沿途访问,都说褚壮士在二十八棵红柳树住着。到了那里,才知他就住在吾兄的宝庄上。我想既到灵山,岂可不朝我佛?倒把打听华忠消息这桩事搁起,径投宝庄,拜识尊颜。谁想吾兄不在庄上,就连那褚壮士,也说搬在东庄去了。我就一路跟寻到此,恰巧在此地庄外,遇见华忠,得见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谈起来才知吾兄的大驾,也在此地。不想到天缘凑巧,倒在此地相会,又得彼此情同针芥一言订交,真是难得的一桩奇遇。”邓九公道:“原来老弟倒枉驾先到舍下,只是我多多失候,越发不安了。”安老爷道:“你我豪杰相逢,何必拘拘形迹。我方才还同令婿议论海内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杰,不想问他,他竟自不知底里。”邓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这些年轻老少爷们,花说柳说的不中用,一按就没了,早呢。你问的这人,你既称道他是个豪杰,大约也不是甚么无名之辈,你说给我听听。慢讲这大江南北,那怕三江二湖,川、陕、云、贵,以至关里关外,但是个有点听头儿的,提起来,大概都知道他个根儿底儿。你问谁罢?”安老爷道:“这人说来却不甚远,只在就近地方;只是隔了这几年,不知她现在的住处。”邓九公听了,把嘴

一撇道：“甚么？我们这个地方儿，会有个有名儿的豪杰么？老弟，那可是听了谣言来了。这地方要找绍兴坛子大的傻瓜，棒槌壮的玉米棒子，只怕我找得出来；要讲豪杰，劣兄在此地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没见过那豪杰是四方脑袋？八楞儿脑袋？”安老爷正色道：“老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无才，这话倒不可如此讲。纵说是九兄，你观于海者难为水，就怕小弟说的这个人，老哥哥也不看小她不起，大约你也必该认得她，并且除了你，别人也不配认得她。”邓九公听了，歪着头，想了一会道：“是谁？”因向老爷道：“老弟，你试把他的姓名说来，我领教领教。”安老爷拈着几根小胡子儿，眼睛望着九公说道：“这人，人称叫她作十三妹。”邓九公才听得“十三妹”三个字，早把手里的酒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说：“老弟，你是怎生晓得这个人？”安老爷道：“你且慢问我怎生晓得这人，你只说这人究竟算得个豪杰、算不得个豪杰，你可认识她、不认识她？”邓九公见问，未曾说话，光叹了一口气说：“老弟，若论此人，虽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不但算脂粉队里的一个英雄，她要算英雄队里一个领袖，说起来天下的男子汉该都要愧死，我岂只认得她，还要算我个知己恩人哩！”安老爷一想，心里暗说：“有些意思了。”因说道：“话虽如此，只是她究竟是个年轻女子；老哥哥你这样的年纪，这等的威名，说她是个知己有之，怎生说到这个恩人起来？这话倒愿问一个详细。”九公道：“酒凉了，咱们换一换。”说着，换上热酒来。

二人酒到杯干，只那姨奶奶带了两三个婆子照料，几个村